

皇清詞解

二十一

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杜甫韻古今說文作何者也無拘守音義釋
釋上音習也鄭注質貴也今俗語皆然魏書秋音遊射時詩
反張指雜字首云狃於過度聲言狃復也鄭注狃於復為釋
文孫郭云狃復復為也狃石世反邢疏孫策云狃於前事復為
也說文云狃狎也大習也詩四月癸為殖戚莫知其尤毛穠
狃也義不尤過也言往位者貧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
者言狃於惡釋文廢為如字狃也一音發狃時世反下同一本
作狃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狃習也狃為惡行是慣
習之義定本竊稱為大與鄭不同第與君子中國賈及鬼方毛穠

傳憤怒也不辭而怒曰是妄云此言時人休於是雖不有醉也
好惡也釋文休於市制反又時設反正義曰說文云謂也禮記表記子
曰紳侮死焉而不與也注忤於無敬心也釋文秋時世反又時
設反左氏桓十三年傳孟叔狃於蒲驥之役將自用也杜注狃也
休也釋文狃秋時世反又時設反正義曰說文云狃也休智也也郭璞云狃也今俗語皆然則狃皆貫習之義信十五年
傳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杜注狃也言辟秦則使秋來狃

煦而有字林梁王嘉所附謂之博唐人熟於博也
遂據以亂說文之本真而毛公大史部康成孫叔然草宏張
張揖孔尙杜預孔琰秦漢魏晉間人皆用秋字知許叔必作
秋也又古文尚書君陳狃于姦先傳習於姦先因惡正義曰
云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古言狃是實習之義
故以習狃習於姦先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案古文雖出魏晉
晉間其詞意多本之三代秦漢如狃于姦先之與毛詩廢爲狃
賊諸意正同王肅改狃爲大職出古文下矣正義引釋言及孫
炎注可謂所根據大叔子由將叔無狃傳狃也蓋云狃狃也
也正義亦引釋言及孫炎注爲證唐人之不急所本如是

補正爾雅釋詁勞也注勞苦者多情憮今字或作𡇗各本从少穴
振拔引此疏訛者煩也釋文愉羊反又牛反竄羊主豆
郭注从𠂔此疏訛者煩也一切經卷
字林云汗也音烏說文云汗帝也案汗猶汗也一切經卷
義九章墮舊作墮改下同余孔反雅麻煩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憮今字或作𡇗各本从少穴
麻也亦煩也言婦人不能自起如糲穀在地故字从麻又煩人
恒在室故从𠂔又十章急煩乳反煩惱也爾雅煩勞也郭璞曰
勞苦者多煩惱也又十一或疏史丘反煩惱之謂也爾雅煩勞

也郭璞曰勞者多憇懈也从人从臤又十四而僕余乳也爾雅怠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憇懈也承厔云憇人不能自耕瓜瓠在地不能自立故字从臤又憇人恒在室中从宀又士五畜情榆乳反爾雅怠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憇懈也又十七而怠惰與乳反爾雅怠勞也郭璞曰勞者多怠惰也言商人之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又憇人恒在室中从宀又士字从宀也又十九而惰與乳反憇惰之謂也爾雅怠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怠惰也言商人之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不能自立又憇人恒在室中从宀又士

曰麻首庚正義曰案食蠅蛤等物故多瘧癥而足瘡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膾噉之肉多瘧毒之患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種不試空言錄此謂主惡臣天益康曰謂君情私用人不以次第

說當在唐季而唐人已濁同聲字故爾雅釋文作騷引說文汚
齋則台鄭認為一陸氏又申之云篆汗猶徇邢也考說文
六部家汚蓋下也則汙邪別是一字而陸本合之是誤矣寧
為一矣史記漢書鹽鐵論云始皇說文王篇廣訓訓爲盈商
鞅言騷情放乘�漢孟康云騷家晉灼訓爲嗚徐元慶以
騷爲情憐之謂皆正訓也應類訓爲弱風本訓也商雅咸勞
晉灼裝賦云騷病也勞苦疾者多始憐此展轉相訓也說
文騷竊也爲本訓鄭勸曰始憐也猶訓爲弱也晉灼曰始
也猶訓爲弱也猶傳地理志言地饑食足民無饑饉故不
肯力作常猶憐偷生而張守節言食餓蛇等物故羸弱而足病
顏師古言短力弱不能動作俱相憐焉萬萬此不通詁訓之失
也蘇訓污音是單下之稱故器之漏劣者亦爲羸裝賦訓爲
病義得相通非芒爾雅釋文之誤也丁度集韻上聲五九嘵
嬪也史記裴徽傳生勇主初司馬貢類篇爲七中屢勇主切媯
也史記荀卿傳生字典曰頃會七歲收斂注本司馬氏類篇勇
主切媯也與音義各別應分爲二此王肅廣韻後子韻書之
未誤者又案說文有快後人私以後字代之不知說文注中尙
存快字然亦誤作快矣說文脫𠂔字諸書誤以至字當之不知
說文注中尙存𠂔字然亦誤作𠂔矣此讀音之宜審慎也又一
音義引承平類篇知曉氏字
統有二字亦在此之說

說文儀禮用今文

余弟和賈遺書云儀禮一經多用古今文而定之者惟北海鄭公若漢儒引用及秦中郎書石皆今文十七篇許叔重說文序自言偶經告古文而於儀禮則今文爲多如士冠禮設席屬注今文局爲往古文偶爲密而說文作鉉不作局更不作密故金部云鉉舉鉉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鉉鄭部云匱以木橫貫禹耳而舉之从禹門聲周禮廟門名大匱七箇易五鉉大吉也既夕禮乃空注下館也今文空爲封而說文引禮作封故土部云鉉寢下土也从土別聲春秋傳曰朝而胡禮謂之封周官謂之廟而其廟食公大夫禮記鉉毛牛藿羊苦禾穀注今文苦爲芥又見卷之三重文見食種注而說文引禮作芥苦字義別故神部云芥地黃也从艸下聲禮曰鉉毛牛藿羊芥禾穀是士農禮爲銘各以其物又書銘于末注今文諸皆作名既夕禮而說文止用今文名金部并不收古文銘是可得其所從之例矣引之篆文無見士皆讀說文無亦一語

之

何氏公羊注引瓜祭

古論雖蔬食菜羹瓜年祭必蒼如也魯論雖蔬食菜羹年必祭句必齊如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就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菜某何邵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卽兼這古學義當全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文以謬傳中心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語改古文筆字

部尋經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寸炎部藝於湯中燭肉从火从

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曉夢之說故以爲口犯人謂之嚇或

本集注毛傳云赫矣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我

欲以遏止我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程元應一切經音

欲以

故難是若溫之說亦通用詳釋之尋禮古經左氏皆古文也故

誠俱作尋寶景伯多識古文故注內傳謂爲溫服氏解說亦承

用之鄭公校定儀禮欲學者易曉見有尋發二本因從今文使

無作發之本鄭必仍從古文矣何晏論語集解云溫尋也尋繹

故者又知新者見曉曉經云溫溫博也所學已得者則溫博之

不便忘失又疏注云溫是尋繹之義亦是尋繹之義也案何解

溫尋也句此蓋注鄭注賈公彥所云論語作尋是也溫尋展轉

相訓此注與賈服左傳及儀禮注並同何晏未解此義故先用

溫尋之論繹以尋繹之言雖其本根曾未自知不免續貂之謂

梁之皇氏夙疏禮記蓋是鑽研鄭學者故解經溫子無誤至疏

注欲曲通何說反失之矣朱子集注云溫尋繹也蓋本邢疏抑

知溫爲一義尋繹又爲一義斷強合乎吾因何平叔朱元晦

不知古文尋而誤解因識鄭康成校定儀禮必從今文之苦心

矣

髮者使守積

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髮者使守積釋文髮五忽反正本又

作宏吉同徐呂官反正義引康成周禮注云王之同族不宮者

髡頭而已安周禮掌戮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爲完謂但

居作三年不軒體者也又漢書刑法志元者使居積師古曰完

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者說又从一兀聲髮从彫兀聲髡矣

後周禮注爲諱皆相左也

反子來赫

詩桑柔賦之陰女反子來赫傳赫矣箋云之往也口距人謂

之赫我恐女見之復貶反覆陰女謂敢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

我出言停怒不受忠告釋文赫毛許白反多尤毛許作尤毛

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嚇鄭許諫反口距人也莊子以棄

國歸我是也正義釋經云汝何爲反於我來嚇

也又傳赫矣當作

也然而拒我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p

案注訓民爲平則社本作屏不誤然爾雅釋言仄致也致日義

較長漢儒所傳左氏當本是屏字

莊四年以與紀季足利本及宋板以下有國字

案國字當有大獻之後也山岳則配天呂氏春秋長夏篇注傳曰齊大岳之

崩_{清隱十一年文}案說文岳爲古文篆詩崧高維嶽時遇及河喬嶽

般隨山喬森孔氏立義皆作岳崧高釋文云雜篆字亦作岳毛

詩左氏爲古文篆籀音作岳

莊二十七年季友監攝論殊篇書莊知季有之賢古友有通

案釋文論語學而有朋有或作友顏淵有相切磋本今作友

傳四年爾貢包茅不入文選六代論荀子不貢後漢書公孫瓊

傳注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文選耕田賦注同案凡句茅

字皆當作苞詩白茅包之釋文作苞又木瓜正義禮記曲禮正

義及藝文類聚八百氏六帖百太平御覽九百九引詩皆作苞

自唐石經始不用廿頭

僖十七年齊侯好内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考正義樹史

記文同特無下內嬖二字五行志上師古注後漢書皇后紀論

李賢注引內嬖並作多寵案內嬖之例贊杜氏於下文內寵

方有注案左傳嬖作齊侯好内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史

記增損原文作齊侯好内多寵如夫人者六人後人以史記

校左傳述書內字於寵旁而寘者并刪爲一

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若正禮弓正義引作所反國

不與舅氏同心者案凡誓詞多云所不如義二十五年盟幽

人於大宮曰所不與舅氏者論語夫子贊之曰子所不者_{據史}

鄭注可證禮弓正義所引明出後人妄加

僖二十五年告趙衰以壺飧從徑餞而弗食釋文一讀以壺飧

案當從劉光伯作經下屬杜氏訓徑爲行而屬上井也

沈澗溼疾重臥足腫案說文土部云墊下也春秋傳曰墊盤

从土執聲一切經音義四引爾雅下澤曰隰注曰隰溼也然固則隰陽乃下澤卑坎之意故民有沈澗重臥之病杜以爲蕙困非也襄二十五年傳久將墊盤注墊陰膚水雨此解近之_{惠為}_{其意當}

成十二年釋文城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案此條不當在扞難下食旨上傳云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千城是猶至解詩干城爲扞城故毛公傳曰干

扞也本左傳爲扞杜注亦云干扞也此又本毛傳毛傳

杜注知詩皆作干城斷無有作扞城者釋文此條必是天下有

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之音義依次當在能爲下以語上云

所以扞城其民此云能爲民扞城正相應合浸人謂干城字已見上當取其第一見作音義遂移於上不知公侯干城如字

讀不音戶且反爲民干城音戶旦反且本又作扞絕不同也

襄九年相主因之鄭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云相主作東馬荀子解蔽篇杜作乘馬案毛詩鶴微後案釋文引詩作乘

杜系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杜陽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是三家詩今文杜字毛詩古文皆作土左氏亦古文故杜作土

襄二十四年秦君是以誅罪焉法誣得罪於陳也釋文是以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諸子音情案今本脫一請子當從

徐仙民音上請爲情謂以情告告也

襄十八年晉不爲壇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爲壇肅肅

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壠則讀爲壇也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壇_{引釋文音義毛詩古文作東門之壇釋文正義}左氏亦古文故假爲壇解字不改字必同王本作壇特其義爲壇故

魏都賦注陸機太子宴元圃詩注並作壇舊小國小字後人所加案小字蓋本有杜解蓋爲小義於本句小字無害如覽予遠哉優儻大故古人常有此句法

昭七年柳論曰最窮國注最小說論衡引該曰最尚小國文選傳亦作一介乃尚書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此俗本禮記讀大

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偏制之義杜注此云个

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當爲介所謂左介石介是也

昭七年柳論曰最尚國注最小說論衡引該曰最尚小國文選

能行唐宋石經並缺禮經案藏宋刊小字本作能行案不良

能行四字爲句猶云不善能行故注云能也作弱必因下文而誤下云弱足者居弱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爲善正義荀子篇共養解云盡其所有

以養成三德也並書律志共養三德爲善者古曰共讓爲供

案共供字肯作共恭敬字亦借作共正義當云董遇注本爲益若作損於義爲曲傳又云若之何讓焉又何讓焉爲何患於譽皆極言讓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允佞也

蓋聘問四鄰應對賓客必擇美秀而文者爲國之儀表不必用善決之才也

昭二年宣子譽之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夏誥曰游一譽惠

定字云孟子作一遊_案趙岐曰舜亦遊也苟宣子讚焉周易

序卦豫必有遯鄭注引孟子吾君不豫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趙互引爲證案此說亦未免好異正義引孟子正作譽又將何解蓋左氏古文故假譽爲豫也

昭四年便寔諸子介而退遷命論注便寔續毛傳

暨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室云左爲左介石爲右介案尚書

泰誓釋文云介音界馬本作介引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怒者字又

作介音工佐反又禮記大學釋文云若有一个古質反一讀作

介音音工佐反又禮記大學釋文云若有一个古質反一讀作

傳亦作一介乃尚書字又作个音工佐反此俗本禮記讀大

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偏制之義杜注此云个

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當爲介所謂左介石介是也

昭七年柳論曰最尚國注最小說論衡引該曰最尚小國文選

能行唐宋石經並缺禮經案藏宋刊小字本作能行案不良

能行四字爲句猶云不善能行故注云能也作弱必因下文而

誤下云弱足者居弱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爲善正義荀子篇共養解云盡其所有

以養成三德也並書律志共養三德爲善者古曰共讓爲供

案共供字肯作共恭敬字亦借作共正義當云董遇注本爲益若作損於義爲曲傳又云若之何讓焉又何讓焉爲何患於譽

皆極言讓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允佞也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雅允佞也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晉雅釋詁言「賜食昇卑」，子也。注「昇卑」皆賜與也與猶子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曰：「漢之人自呼阿陽。」釋文：「陽，又如字。本或作賜。」據宋朱毛居正近姜上均皆註「陽」字當作賜。學士盧弓釋文考證云：「是注本作賜，不異賜與也。」故下承明云：「與猶子也。以陽爲賜，正與音合。」此古人改字法袁又禮云：「據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又時驗已漢之人自呼阿陽是經文，斷作陽而作賜。」郭注「昇卑」皆賜與也。此專注「昇卑」三字，台解解已見上。故郭氏但釋陽義與猶子也，當作子猶與也。經作予我之子而有賜與，若故郭舉經以通之云：「此子字猶與也。」因通其名爲賜與之與，所以甲上「昇卑」二字爲賜與也。若經作賜，郭何云因通其名？魯詩云云以下皆爲養矣。釋文云：「音賜本或作賜。」則陸氏所見本已誤作賜曉，不能辨正。故反從誤本爲音疏云子卽與也。音謂賜與者遺與也。讀與胎同狀者，我與之也是未諭。音與也，有專爲養昇卑之注而誤解子皆作與也。鄭游仲注：「從分升賜與與昇卑爲是。」是不審郭氏子猶與也。因通其名二語也。而釋文考證之混舊誤爲一，歧作兩解亦可顯見其非矣。

子憂心忡忡冀至未見君子者謂在室時也在坐而憂不當
君子無以奉父母故心衡然亦既見止亦既觀止我心則降
篤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奉父母故
心下也此篤一曰奉父母再曰尊父母卽曰尊歸奉父母之
經本章篤云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謂嫁而見蓄於君子則可
以安父母之心矣是鄭氏之所以歸為嫁以父母爲后妃之父母
考之經而又可見序言后妃在父母家明倫師用習於婦德婦

言婦容婦功則出嫁而當於君子無能父母之羞害女子子之
道以供婦職極其至而母儀天下故曰可以師安父母化天下
以婦道也此爲尊所以爲后妃之本宮齡善否歸掌父母正女
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爲他日見薦於君子之具庶
子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心也豈非后妃之本乎

周禮夏官缺僕掌五匱之簿除蕡酒之率注酒灑也鄭司馬云
酒當為灑元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洒埽應對三毛詩抑酒
場庭內僕云酒灑也古文假借故周官毛詩古俱作酒今文
正字故三家詩舊論作灑鄭司農以今文讀之故云酒當為灑
毛公康成知酒卽澆字故云酒灑也不心轉改然則康成注魯
論以齊古故定必從古作酒注云酒灑也今論語作酒蓋卽鄭
氏所定韓詩外傳亦引詩說釋庭內是三家詩作灑之明證又
論語今雖無古魯南書而有古論作洒知魯論此作灑也鄭注
周官引論詒而不引毛詩者注禮時未見毛詩彼三家經皆作
灑也

周禮以今證古

段若膺云今儒好用古字凡講小學必引說文然當究其意旨不可拘其形體凡一代有一代之字何必盡說文又如周官爲古文康成於經則仍古字於注則易今體正以今證古在古爲某在今作某故經用古于注易以今於經用古濫注易以今法可見康成之不似今人徒好寫古字也清末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蓋其舊嘗見錢孫保所藏宋本其十二卷母

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于漢字外如經作攷注作考經作賦注作視經作示注作賦經作敘注作美經作憲法作解經作稽注作艱經作攷注作征經作程注作理經作彙注作

案經製作者經作果注作厭經作振注作拜經作歛注作
吹經與虞注作錄經作遠注作原經作那注作羌經作霑注作
夢經作參注作三皆是均今證古也。袁延年著韻學集凡九卷
同然唐人有劉文希等文十種。北祖無庸、不切風氣、義本末
而有周禮為鳥書之體。北宋無庸、體記詩論、韻文之體。
南朝張良、注解同漢人書固皆作師。趙岐注孟康注上云詩
一句上云詩歸故鄭亦以今證古名本注中仍改同經作幽辛
風七月月令。故鄭亦以今證古名本注中仍改同經作幽辛
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本周禮凡聲典字作廢爲疾字从广作聲
凡齒。藝字作𦵯。六藝字从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其可見古
人用字之精而有別

後古開毛本所刻禮記注疏俗字特多又好以說文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北弊斂於明之中葉而令爲名爲好古實足以害古余嘗采宋影大字匣注禮記字體精雅往往與開成石經印合茲采其以不好古之失爲登製者取式焉不第訂毛氏之譌也證不作證人不作箇者不作答大不作大條不作修疏不作疎鍾不作鐘算不作算父不作父量不作量姊不作姊兄不作兄瞽不作瞽昔不作昔皆不作皆不作元遲不作遲因蓋不作蓋並不作竝嘗不作嘗不作夢略不作異喪不作喪屬不作屬邁不作邁還不作還直不作直邁不作邁會不作會食不作食躬不作躬罪不作罪

春曰昊天夏曰蒼天

白虎述四時篇云爾雅曰昊天鄭曰蒼天孔曰旻天冬曰上天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詩秦雖正義云異義天號今尚書

釋天云東方林天亦本雅訓楚辭王遇九思云傳吳天今四
百草集郭本作春發夏吳即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然與班

孟堅所引爾雅歐陽氏今文尚書許叔重五經異義及說文解

字鄭康成異義張揚廣雅等俱不合其義非也考詩正義引
李巡注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
昊大故曰昊天正義又云謂爾雅與孫郭本異則漢儒李侍

中孫叔然本皆作春蒼夏矣無怪乎晉之郭景純也
李巡注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
昊大故曰昊天正義又云謂爾雅與孫郭本異則漢儒李侍

羣公廉

公羊文十三年傳問公感惑者新毅魯公善注焉者目也故

上以新也羣公廉注屢著述新於陳子財令半_言相連而疏言

周公盛者謂新穎滿其器言善公識者謂下上新穎可半平

皇謂全是故致但在上少有新穎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廉廉

者希少之名是以鄭注云廣論如羣公廉之廉者是也舊文公

農力甚反間成石經作廉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根於無

會陽鄭云惟諸如羣公廉之廉古書業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

失之故作廉難也或據詩正義我所引鄭易法以校公羊疏謂

傳羣公廉當作羣公廉案說文下下當愛滿也從米从尚而卽

廉正字爾雅釋言廉_{古本}也釋文引舍人注云廉少鮮也

釋名稱宮室廉於也實物也所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廉爲鮮

少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世見始起所

聞之世廣處延平治之漸也此廣字與羣公廉正同何云廉

廉近又云漸音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義合可證廉字無誤許宗

漢書後傳序此廣字當指諸君子之謂矣夫廣公羊有廣

庚字與何澤公所傳古書廣廉爲有風采葉美公羊有廣

顏一本蓋何邵公所傳顏氏本作羣公廉鄭玄所據嚴氏本

作羣公廉古謂如廉廣屬相近故文異辨者雜也言新陳

較相和廣字少僅有之音謂些此新穎略與陳較相粘而已

故洪云財今相連注中半字當爲行文避下故上新所可言半廣

而言半與吾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所引鄭云或即參合文言

注以意貳或鄭注他經傳另有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闇無可

考矣

明堂陰陽

宋洪氏通鑑卷一百一十五三史等題銘款式及分書人
姓氏類詳委茲錄之可略見古書真面目也予家有舊藏本周

說五篇篇書手宏傳引明堂陰陽錄太平御覽引明堂陰陽說

禮其末云大周廣廟二年癸丑五月造九經書畢前郊黃三
禮部錄書列宰相至殿貞利監田敬等衍於後經典稿文未
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廟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
前而田敏以工尚尚書爲詳助官此書文字端嚴有楷法更無
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公羊疏采四經
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成書石本諸總毛詩集禮
禮記告秘書者秘書郎張良祐文書者校書郎孫朋

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張遂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雷

雅者蘭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綱

其字體亦皆精謹唯三傳至至祐元年方舉工殊不逮前絅興

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南道書內凡欵失謬並

小書四字曰淵聖御名或徑易爲威字而他廟皆只開書寫

三傳後列知益州楊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衍大書爲三

行而轉運使馮史衡舊稱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卿各

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取作牧監司亦與之脣行也

陸氏問戴北學

陸德明經典釋文所據音義兩學爲多間據北學學者之說則

稱北以制之如天官職人苑下云音卯北人音柳旁下云音迨

猶北以反流云北人音卯改反宗伯瞽職律惟下云物律反化

本作休考工王人鹿車釋下云劉府結反沈音畢不韻者非也

案北俗今猶有此語音如劉音蓋古語子劉音失失韻案說文

柯非聲而卯是卯柳同聲北人音卯爲柳此古音也鄭仲

師國語有柳懶字案楚語時日教之春秋而爲之善者而

善如定十四年劉季李作惟下則此漢魏以來俗作故陸云依

說文从木音當作柳爲正也乃葉本及通志堂徐本俱大書柯

字則陸語爲甚矣袁八年水熟音玄本亦作淮子絲反因正作

齒或作激故陸氏字爲首說文玄部並蓋黑也从二立春秋

傳曰何故使者水熟明定從之本與許正同今注沈本作

水熟或本亦合矣失根濤字水旁橫糊葉抄說並作玄字徐

本體其難通也反改正文水熟作水熟非特失漢唐相傳之舊

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寔失其眞矣

大割牲祠子公社

禮記月令孟大割祠子公社及門閭呂氏春秋作大割牲祠

于公社及門閭呂氏春秋作大割牲祠也則本無牲字

初未解陰陽二字所本布衣鉛匱石_{括王}云漢書禮相傳槐柏
明易經有節法又數表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奉之丁云春
分治則饑秋興實則華是月令本滿易義故云明堂陰陽
伯喈論曰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幼氣物行王政也

不服聞

王輔嗣易解初九云大安身莫若不就脩己莫若自保守

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此見道之言士君子守身之法稍遠之未

有不遇辱者也夫辱及一身猶小焉者然孰非人子孰無父母

曲禮記曰孝子不服闋不登危懼辱親也往服事也闋冥也不

於闇冥之中從事爲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案

康成夜行之說以其淺者言之耳暗室昏憊之中時時自省

戒慎乎其所不視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不服闇之精義也

以補禮闇闇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禮樂衰固敗滅此經上不文若死亡凶占禍喪葬

亂皆重字不應此句獨作國敬焉馬季長訓敬爲國見敬於人

因以經亦誤作國敬其實必同爲闇字

宋雕左氏釋文

晉見毛子晉所藏宋雕左氏釋文卷較董林宗影寫不異

善如定十四年劉季李作惟下則此漢魏以來俗作故陸云依

說文从木音當作柳爲正也乃葉本及通志堂徐本俱大書柯

字則陸語爲甚矣袁八年水熟音玄本亦作淮子絲反因正作

齒或作激故陸氏字爲首說文玄部並蓋黑也从二立春秋

傳曰何故使者水熟明定從之本與許正同今注沈本作

水熟或本亦合矣失根濤字水旁橫糊葉抄說並作玄字徐

本體其難通也反改正文水熟作水熟非特失漢唐相傳之舊

可知唐宋之風流經傳通說月令云呂制下有牲字是本
本呂制原有牲字詩七月正義引月令大制廟子公社及門
閣又初學記西歲時節引禮記曰天子乃新來年于天宗大制
牲祠于公社及門間是可證矣令與呂制同有牲字且鄭康成
注記曰大制大殺牲制之也亦似本有牲字

三分天下有其二

論語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一釋文作參分云七言反本又作三
案采章義就本作參分疏云參三也又文選班孟堅典引李
善注引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一以服事殷可見唐以前六朝
舊本皆作參分且古經傳三字多作參自宋初邢昺撰疏定
作三字後朱子集注從之原本不可復矣以重人命後時而動
故參分天下

而有其二

道子葉之園

論語學而遠子葉之園釋文道本或作專皇侃本作導朱子集
注作道云去督治也顧子明文獻云說文走部道所行道也从

走从首寸部導引也从寸道聲王玄義異于夫道若大路

故然道爲道德字導引所以起歸善故導訓治書禹貢瀕浦其

道沈潛既追字孔傳意作路導嶺及岐導河積石字孔意訓爲

治論語此注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包氏曰導治也本革

是當作導爲正矣唐宋作道治則猶爲導方可集注去聲正

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惟留其道於靈武道師古注

皆云一說道謂曰導治也可說又爲政教道之以政稱文音導

皇本作導余弟和貴云後漢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論云所

謂導之以政李賈注論語曰導之以政又杜林傳云孔子曰導

之目政齊之臣刑民免而無恥事之目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注云皆論語之言也文選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所謂

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六引

論語導之以政又引論語同是知舊本皆作導也

琴操多善詩說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載蔡邕琴操其言詩頌與毛異蓋本告
申公道說文選注載鷗鹿鳴一事王伯厚詩者於鹿鳴爲錄

文選注然僅存數語追述御覽之元善今記此以爲論說之助

驕處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
東慕寡婦勤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外無主內

夫臣令原原有牲字詩七月正義引月令大制廟子公社及門

閣又初學記西歲時節引禮記曰天子乃新來年于天宗大制

牲祠于公社及門間是可證矣令與呂制同有牲字且鄭康成

注記曰大制大殺牲制之也亦似本有牲字

不失幕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禮義廢弛強凌弱

東慕寡婦勤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外無主內

迫情性外迫禮義耽所處而不達於是拔秀而歌伐檀者

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者憂樂苦在位周傷怨失其嘉會

夫聖主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賢者隱

退伐木小人在位食賦賦積百穀井包有土德澤不加百

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歎後琴而鼓之鹿鳴者

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志懷留心聲色內顧怨后設舌酒

嘉肴不能厚食者盡禮樂形於色人臣固然得見必知

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微遲以是始放琴以風諫以

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管是將人之好我示行此言禽鳴得美甘之

食尚相呼傳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撫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

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反賓居任也本革哀亂之世君無道

不可匡扶依遙風諫不覺國士諫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 虞書正義

尚書虞書正義曰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宦炳夷爲宦炳錄昧谷

道沈潛既追字孔傳意作路導嶺及岐導河積石字孔意訓爲

治論語此注馬融曰導者謂爲之政教也包氏曰導治也本革

是當作導爲正矣唐宋作道治則猶爲導方可集注去聲正

讀作導也漢書地理志九河既道惟留其道於靈武道師古注

皆云一說道謂曰導治也可說又爲政教道之以政稱文音導

皇本作導余弟和貴云後漢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論云所

謂導之以政李賈注論語曰導之以政又杜林傳云孔子曰導

之目政齊之臣刑民免而無恥事之目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注云皆論語之言也文選范蔚宗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所謂

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注引論語亦作導一切經音義六引

論語導之以政又引論語同是知舊本皆作導也

宅瑞夷

釋文岡夷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禹禹史記索隱夏本紀今文

向書及帝命驗並作禹禹說文土部云堦堦夷在冀州陽谷立

春之日值之而出从土禹聲向書曰堦堦夷山部堦堦山在遼

西从山是聲一曰堦堦山谷也又堦堦山在吳楚之南江

芝之國从山禹聲案錢曉徵說許叔重禹書曰者孔氏丘文不

失禹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禮義廢弛強凌弱

東慕寡婦勤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外無主內

迫情性外迫禮義耽所處而不達於是拔秀而歌伐檀者

解書曰而道嚴書辭者歐陽夏侯是古文尚書作宅瑞夷今文

尚書作宅瑞錢古文尚書從土爲本字今文瑞从山假作封瑞山

字或省作禹尚書者靈曜及帝命驗皆今文說史記所載亦多

此當指夏本紀言之今夏本紀作禹俗人以尚書改耳毛本

注疏錄字宋板正義作禹據說文釋文一書或必幾字之禹鄭

注記月令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瑞禹尤字亦當爲禹

大小夏本三家故三家之中互有不同陸德明云史記作禹錄

史記禹陰作禹與毛本正合設文金部錢爲古文禹是禹禹同

字也尚書之有古文今文猶云舊本新本耳非論字之今古故

鄭經嘗有今夏侯等書亦有古文如禹爲古文鐵此即今文

中之古字也然則夏侯等之爲宅瑞可無疑矣又據說文古

文尚書作時谷今文尚書作堦谷而史記作堦谷者又見清高
子及說文

此亦歐陽大小夏侯之異也

昧谷

三國志度胡備裴松之注謂胡奉鄒解尚書逮失事因云古文

篆弔字讀當爲𠀤古𠀤同字而以爲昧甚遠不知蓋閭之義

譏其大禹尚書大傳秋祀𠀤穀華山鄭注云𠀤也周禮隸人

法成引書度西曰穀穀實流云伏生書解又史記五帝本紀

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裴顗集解引徐廣曰一作𠀤谷度

仲翔之奏知禹氏所見古文尚書本作𠀤谷度亦同字且

今文尚書正作𠀤謂𠀤當讀爲𠀤穀謂爲昧故以爲誤考說文

云昧實也其異𠀤西就一切耶古文西从𠀤爲昧爲古文

以明𠀤爲眞之學也正義謂今文之異而先提明夏侯等書

四字於文法本自顯然乃閭百詩尚書疏謂𠀤義謂昧者取

日部云昧闇也門部云閭閻門則昧與𠀤義同而𠀤與昧

聲又相近若古文𠀤所不習學者多閭昧意閭𠀤因轉爲昧

以便人易曉雖改其讀而不易其義也至今文𠀤字論其本訓

弗標原同鄭注書傳訓𠀤爲眞亦與𠀤物已入義相近然說文

以爲小楊故加木旁別之核之古文特同聲假借字耳𠀤所以

不從乃度氏反欲讀𠀤爲𠀤是不能通知古義而徒以今文讀

之已誤實甚而妄據鄭爲誤此僥運不知蓋閭之義然固是

而知古文經本作𠀤鄭以爲昧當具於注云𠀤亦讀爲昧而不易

經字今竟作昧必僞孔從鄭義所改如黎民阻飢本作俎飢爲難可取以證止
注云俎讀曰阻詩疏而孔本竟改作俎訓爲難可取以證止
尚書大傳伏生今文也而作杼毅故鄭注周禮引杼毅賈疏以

本名古文作別以周法言之也凡同一書而文敢者非形聲異卽義本可通作牴文異而義合作則則大相乖舛今雖與經博合而古文不可遺矣乃僞孔作則訓爲蔽耳夫此

引孫炎注云谷之言教發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蓋伏生今文借教爲谷爾雅及後訓本莊子俱借谷爲綱也此類更俟等三家不必盡同

五辟及司刑五罪皆同而無耳刑可見作刑之不足信幸設

割面

見舊本尙作炳然已不能定從之矣而鄭爲昧谷夏侯等爲
谷尙何疑哉

心勝
戰勝

三國志管寧傳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云今文尚書曰

劉端林注云向書鹽庚曰優貽揚歷試也宋洪道錄釋五種

漢成陽令唐扶頌云優賢屬歷案孔疏憂齊陽者字之謠也

爲優賢揚歷古文尚書今予其敷心曠譬脣歷告爾百姓于職
志今文尚書主令余其敷長賢易鑑句吉爾百姓於狀志合

志今有傳者但今余布賢字以賢陽又歷字上屬益謂今余布優賢之典

歷試眾職告爾百官以我志也義亦可通然文恐因形聲相近

而誤當以貢周之學爲正派世今文甚盛古學怠少故唐孔門之傳失之于粗宋人之傳失之于微近人之傳失之于晦

百官以告志核之於經允協安知非本諸瓦義裴松之所云也

今文與孔氏言夏侯等書正相印合是可證鄭注古文之作

腹脣脣矣

堯典流宥五刑馬融注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見五帝本紀集解呂

訓夏曠刑墨辟刺辟荆辟宮辟大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選
罷則罷官罷則罷役官罷則罷改賈作刑又曰書傳曰其刑

賈疏云牘本苗民虐刑書傳云牘者舉本名也公羊襄二十

年何注云古者肉刑墨劓剕宮大辟而五徐彥疏引鄭駁異

云臯廟改號爲臯呂刑有冉周改號爲刑說又文部云臯主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刑罰敬與疾此經言苗民作虐刑

首曰頃乃頃之名所由本伏生書大傳何邵公羊注鄭康

司刑注及駁五經異義凡言牘者皆本此經夏侯等今文最
古而子玄引者蓋謂非用三篇皆已用之惟其文言皆

也而古文作朋者蓋朋朋朋三事皆足形對文雖異前言皆說文足部及爾雅釋詁云蹠蹠也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

此經刑俱作贖故臯陶改贖爲刑周改刑爲刑今文作贖畢

九信易如流水受其福

一人異議處

岳氏稿九經二傳革基例云顧命一人冕執旛脫首金也篆
說文以為兵器令注中釋爲矛屬而陸德明又音以稅反且諸
本皆作銳獨趙中注疏於正文作脫字爾此中又皆作銳今只
從衆作覺唐書本作鋒故釋文以稅反諸本皆作銳是也
趙中注銳正作脫脫卽銳字之譌說文當本作銳侍臣所執
兵也从金分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若允甸卿臣本分皆作
允音余單切蘇子瞻書傳亦據此謂銳當作銳後秦仲默從其
說岳氏所見之說文似尙作銳字

以炮土之鼓腦之

義觀之當云炮之爻炮炮之之下逸一之字既講本旨然今不敢添案謂逸一之字是也因炮下有之或疑爲衍故刪其一岳

見諸本皆然而不添註之至也勝於妄爲刑補者多矣又故書以土泡之杜子春讀泡爲苞字从艸鄭康成讀泡爲炮字从火

此云杜子春讀炮爲苟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氏始讀从火杜在鄭前不應作炮字當改作泡無疑周禮中此類甚多余嘗得宋雁小字本及王伯厚玉海影宋抄釋文互相校勘改正處頗夥

人莫知其子之惡

呂氏春秋去九鼎云魯有惑者其父出見而叱反而告其隣曰商咄不若吾子夫商咄至美也至美而不如至惡傷於愛也孰知美之惡知憂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高誘注愚隱也案禮記大學故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穢事當本此惡謂體貌醜非言行之善惡孟子雖有辱人責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帝猶是也與此是正同蓋子之惡苗之穢皆昔人所傳也

不吳不敷

經義雜記云詩絲衣不與不敷傳吳譯也正義云人自娛樂心

說文头部吳姓也又鄭也一曰吳大言也从口徐鍇曰大言故大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爲詩者改寫作吳又音平化切其謬甚矣案詩釋文云不娛說文作與吳大言也是必許叔

三

重於與下引詩不與不揚故時氏知說又作吳若如今本不引
詩陸氏不得輕云說文作吳疑因徐鉉金徵詩而許氏所引
以避後漢本作娛而許作與者吳娛聲相近兩家所據不必盡
同王肅改經亦難杜撰全所謂毛本或有作吳是也然毛鄭云
娛誤也許云吳大言也娛樂則謠諺大言許義原與毛鄭同性
王肅首音誤謂不遇誤有傷為聽說耳經義雜云史記武帝紀
引詩不虞不驚為禱辭引詩不吳不驚而兼曉仍作虞字則對
禪書乃後人依毛詩改耳洪通隸釋八衛尉衡方碑云劍長毛
君不虞不陽亦用詩不吳不揚之文唐宋虞字通孟子驕樂與毛序同
字作虞詩出其東門鄰可與娛釋又云本不作虞山井鼎七經
孟子考文載足利本正作與虞以史記兩引繫衣不虞衛方碑
一引泮水不虞而見前後娛字兩漢書儒義無不可詞乃王肅傳
音泮水爲設益反詰其誤矣不特非毛公之義顯與毛序且非
齊魯諸之義也故通公羊定四年毛公羊傳韻孔廣雅傳張衡唐
齋文成本或作吳其後周易京風李善注引
劉芳詩義疏曰駕馬與作吾山海經作陽音
良公問社於宰我

傳學識遠在許邵少下劉光伯規過當矣

穿鑿

論語釋文陽貨篇云宰貳說文作宰穿木戶也郭璞云門透小窗音臾一音豆余弟和貴云皇甫那周皆作宰集解戴孔安國注齋對著也皇氏義疏曰博云算門達窓荀爽也則穿荀乃鑒孔小盜字當从穴音豆論語贊負孟子盡心下皆當作穿荀俗本往往多誤今陸氏作踰經典釋文考證云讀爲孟子踰宋家肅之踰非是

無有子荀則亦無有子荀

孟子盡心下然而無有乎爾宋孫只喪音義云

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況耗羣於獲麟也案乎訓於爾訓此無乎爾有乎爾謂無於此有於此正孟子明以自任語若今本上句各一行字徒作決絕之詞大非與氏平日口吻是雷從善之意本趙氏舊章句云然乎世謂之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者也則本當後無有也乎耳數而不絕之辭則見本與今同

惺惺也

詩柏舟憂心情惟于蓀毛小傳極怨也釋文及注疏本皆作怒非是幸孔丘正義尚作怨字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惺惺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

敷敘錄學源

據云憮怨聲俱合何晏作怒者非又說文心

部本作憮怨也見詩賦正義及一切釋首義所引與毛詩傳正

合而檢異臣本亦改爲怒字古義渙沒此類不少趙叔孺董其昌小品人篆苗并錄

賢者也亦漢代爲憑

冥察也

詩斯干喻其正聲職也引詩云嗟嗟猶快快非是幸孔丘正義尚作怨字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思元賦引柏舟詩注曰惺惺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愠釋文引鄭云怨也

敷敘錄學源據云憮怨聲俱合何晏作怒者非又說文心部本作憮怨也見詩賦正義及一切釋首義所引與毛詩傳正合而檢異臣本亦改爲怒字古義渙沒此類不少趙叔孺董其昌小品人篆苗并錄

賢者也亦漢代爲憑

冥察也

作冥易也漢樊芳智二家詩今注冥窈而引詩職職其實是昏

義與毛同以冥爲昬昧叔然亦是昬字故云深闇之昬王肅

好與鄭玄田敬傳以陳毛謂一句言宣王之臣長者少者考此

章正言宮室何得忽及其臣且毛傳之作昬有僕靈隱集注可

據爾雅之作昬有僕孫等注可據而許氏說文亦本作昬切與

爾雅毛傳正合今作昬乃書放棄改作幼誣甚老矣晉鄭景純

鮮通古義不從樂孫而從王肅深可取笑孔述遠雖知其竊質

安而困於未達毛傳正長之旨因據王注爲毛說難曰夙於不知亦深違蓋闇之義矣

司中司命

天官書云仲連失檢以搔光爲招搆甚大宗伯之職以撫殊

記司中司命當從後鄭說爲文昌宮第五第十四星不得以上台

中台亦有司中司命之號而岐指之應仲援風俗通紀篇亦

同康成說天官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馬與武儀太守

星傳同康成注周禮亦四爲司命五爲司中春秋元命苞四爲

司祿在司命司中之上晉志本之與天官書等徵異漢書四曰

司命與天官書是傳周禮注俱同而司祿在第五六爲司災而

無司中是不特與大宗伯天官書等犯外且與元命苞及晉志

俱不合案元命苞云司命主災咎咎則司命即可莫晉志司命下

同晉志一曰司中二字本不在四曰司祿之下此因寫者

術反在唐人所修晉書下平此必後人妄改班孟堅學

校行而錯入茲移正

猶雅注多畧詩唐人義疏引某氏云爾雅卽樊尤也其引詩多與毛聲不同蓋本魯詩今聲錄之而證以毛詩不特樊之異於毛者可見卽毛之不與樊同而俗本誤同之者亦見矣釋詁篇墳大也注引詩云有貢其首此見書墳庚正義而毛詩魚藻作有頤其首案釋樊詩亦作頤其首此見書墳庚正義而毛詩魚藻作有頤其首文引

則樊氏所用非鄭字正也實也注引詩云天立厥聲是毛詩皇矣

詩時何不日日歌此歌也又何謂作詩無音者詩有君子曰

胡然歌散歌太論所引不具蓋詩何字而毛詩天保作泮

詩時何不日日歌此歌也又何謂作詩無音者詩有君子曰

胡然歌散歌太論所引不具蓋詩何字而毛詩天保作泮

詩時何不日日歌此歌也又何謂作詩無音者詩有君子曰

胡然歌散歌太論所引不具蓋詩何字而毛詩天保作泮

詩時何不日日歌此歌也又何謂作詩無音者詩有君子曰

胡然歌散歌太論所引不具蓋詩何字而毛詩天保作泮

爾單厚柔安也注引詩云饑柔百神而毛詩時遇作懶濡百神

釋文云云本作饑正讀作饑而毛詩潤也注引詩云民之攸喨而毛詩潤

則孚作民之攸堅潤治也注引詩云濕此濕案鄭玄注引孔氏治也

附作民之攸堅潤治也注引詩云濕此濕案鄭玄注引孔氏治也

鄭玄注引孔氏治也注引詩云濕此濕案鄭玄注引孔氏治也

蕭於禮記既改鄭注復僞張侯家語以證之其文見大戴解曰尊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越絕不固之訓甚得之讀唐書一與聖人契合益可證鄭注之非虛德明釋文音用皇侃就故

祭議篇大書漢書者客也云口白反賓客也下客以遠同於此

萬大書漢書云於度反而孔疏皆不從皇說勝於陸氏遠矣袁善雖有不固而禮記仍作固固而今本或於皇侃之疏亂於

家語之文作寡人固不固鄭注亦衍不字義不可謂李孔疏詳

孔疏曰固也君子謂此固也謂不遠也謂不遠也正君子云寡人固是也今本亦衍不字可彼此互證

城讓疏各有義

說文臣部云城者从臣戎聲部無城字新附云藏匿也臣

姓等美漢書通用城字从坤後人所加案徐雅詁註城善也舊

公子字子賤微即古藏字毫亦賤也內則右肅宮鄭注云曾

策善也言所以藏善也凡物之善者多珍藏之則善故爾

雅說文善以藏為善詩雄雉何用不藏之于中終然先藏毛

傳皆云藏者也藏中中心藏之禮記表說孝經事君章皆作

心藏之善毛詩為古文故作藏禮記孝經皆今文故作藏毛公

無藏善之傳是毛讀為藏也陸德明謂王肅音才郎反貫是箋

云藏善也我心善此君子文善相不順表說子曰事君誠不

欲陳詩云心平愛吳璫不謂矣中心藏之忘日之注云陳謂

言其過於外也瑕之言胡也謂互見周禮述師引說文

下即引新舊二經為證說字傳變無說故知毛詩皆作瑕也沈

引王肅注初明後當作瑕考之質非肅注蓋誤以他人之言

加之王氏也瑕今疑其之屬也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斂為

衣蓋云后如八服之次展衣宜白肅固好與鄭善者即合傳

本同尚欲易為毛善或更私改其文以相違異況丹白之衣判

然遇射而肯捨除毛傳反同鄭善言衣服潔白乎此事之所必

無者陸德明親見肅之後不再注明統前也然則王本毛詩

亦皆作瑕矣鄭注周禮內司服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翟

也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陸德明大書玼字云昔此而劉昌

康成注禮未見毛詩此所引詩蓋出魯詩之經不同毛氏昌宗

之音陸所見本均足為證近人以毛詩改禮注又據禮注改毛詩遂致一書之中班班見沈重德明俱未能審定蓋六朝已來相沿如此看來古本當不誤也

因甲子內亂

尚書多方因甲子內亂僞孔傳云外憂民內不勤德固甲

文於亂之丙酉昏旦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爲禍鄭庚成注云

晉爲鳥獸之行內爲淫亂宋高麗釋言甲卯也郭璞注云謂

智豫此鄭王之所本詩充龍屬毛氏作能我不甲韓氏作能不

我知古文仲子僞借爲書孔氏詩毛氏皆古文故俱作

甲三家詩今文也故正爲御釋言及毛傳甲卯也者非正甲

爲御言甲爲禍之同聲假借子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

邦國內亂僞孔傳行則滅夷威注云王霸記曰悖人倫內

無以異於食虎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食貳

無禮故父子不處鄭氏書注訓與爾雅毛傳同義與周官載記

合於經尤協僞孔以甲爲外通假字以內亂爲一亂之丙又以

外亂爲無當王肅云御習於其於內外爲禍亂果如斯解經營作因

甲於內外亂失御習之訓雖同鄭注内外之說仍符孔傳與作

僞者正出一手狎災之異蓋故爲參差以免後人之疑耳究竟

述於明識之士哉

僞哉

釋註尼正也郭注引孟子曰行或尼之正義曰孟子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案趙氏章句尼

止也正本釋註文與郭象義同人欲行而止此人欲止而

天使之故曰行止非人所能吾之不遇魯天也蓋本作行或

尼之或使之今本互倒當從郭氏所引趙注云孟子之意以

爲爲僞欲行天使之委云云似後人據誤本原非其本真

事孟子云僞而是也

行或尼之

釋註尼正也郭注引孟子曰行或尼之正義曰孟子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案趙氏章句尼

止也正本釋註文與郭象義同人欲行而止此人欲止而

天使之故曰行止非人所能吾之不遇魯天也蓋本作行或

尼之或使之今本互倒當從郭氏所引趙注云孟子之意以

爲爲僞欲行天使之委云云似後人據誤本原非其本真

事孟子云僞而是也

子夏易傳

釋文敘錄子夏傳三卷卜商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

師七略云侯與張良傳中經傳錄云丁寬所作張良云或駢皆

子弓所作薛成譜疏不詳何許何許人文苑英華載唐司馬光

序云張良傳云或作張良傳

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與氏異也今題不稱鄭氏

而載薛成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成記又劉子元譜云漢書

藝文志易有十家而無子夏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

夏易六傳云或蕭何作或丁寬作張良傳漢書藝文志易有

十家說十字當謂之二篇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際者

次隋書經籍志周易一卷魏文侯子夏傳張良集卷唐

書本皆作張良傳惟唐書藝文志有子夏傳

鄒卿傳亦可知非孔子弟子卜子夏矣漢書儒林傳云論衡藝

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舉人之急而作

内外傳數萬言亦以易長人推易意而爲之傳與趙間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至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

殿中曰所受烏即先太傅所傳也喜受辟言不如韓子易深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愾本受易於王喜見其論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此尤爲聰穎作易傳之明證豈爲幼孩故名字子夏大也漢志易傳韓氏一卷名要與劉略合但孟堅於志傳皆遺書其名而不載其字所以後人之疑王儉陸辟明所引七略可補班書所未備其卷數多寡固因分并失其之由不足據故漢志一卷魏分六卷王釋文三卷隋唐志二卷又斷爲殘亡之徵也中經簡錄係荀子所爲不知何以始誤爲了實案漢志寬子義非子夏宋王儉七志梁阮籍錄載

傳而該今者故注云皆見詩三蒼聲類其有咷字知雅與之同相傳舊本如是與咷字聲亦相近六書音義表已亥聲亥聲同在第一部說文亥聲也有草木爲該義取諸此金壇段若膺云咷者之言訛落也記之言訛也得之王肅依爾雅者也好與咷者何也好與咷者異也鄭箋本毛傳與爾雅不同故肅反從爾雅據以難鄭又斥鄭本之誤唐人定本往往爲肅所誤而此獨不從肅改亦可見肅依爾雅之非矣說文作咷義與爾雅同必係後人私改說文叔叔重多用毛傳如咷字之不從爾雅而從壬咷亦可證釋名釋水山云山有草木曰岵岵枯也人所怙取以為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岵

不寐如有殷憂一句賦一字與耳更有一本作烟炯不寐如右
殷憂其下句與韓詩同上句與毛詩皆不同以意推之當是名
詩楚辭遠游夜耿耿而不寐兮王逸章句曰憂以愁戚目不眠
也敢取歌做歌不寐貌也詩云耿耿不寐歌一作炯又服去声
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今懷隱憂而歷茲章句曰言已中心
恒自爲炯炯而不能寐如遭大憂常憤成戚經歷年歲以至旦
此也歷一作殷矣遠游當亦本作夜炯炯而不寐注云目不眠
正釋炯字義而引計炯炯不寐證之舊校云取一炯可也
今注作耿耿乃後人據毛詩所改取歌做歌亦毛傳竄

異人之說而不能定至隋唐志更專屬之卜子夏益為謬矣
崔巍祖矣

曰記紀也無所出生也蓋已據本廟號東原毛鄭詩者
正取其說而疑詩傳轉寫互訛引之某見毛氏注登臨山記已同不可未
却也釋文正義所錄毛傳本在後說文釋名所錄毛傳本在前毛傳本不
釋名作毛不作毛傳毛詩非毛傳也毛傳非毛傳也毛傳本不存毛傳本存

者非王注本文蓋既據毛詩以改注不得矣。京時命作炯炯不察可證取與炯聲相音均表取聲。門堅同在第十一部洪真祖

士曰祖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石山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又土戴石爲砠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及下傳云石山戴

非
不我能惄

文選顏延年登巴陵城樓
毛傳曰蹠痛也
炳介在明滅沈取與炳同

士曰碑與碑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唐參此當從毛詩傳引郭璞此注本是上山而石破其嶺故形皆巍然崔嵬也愚謂此注人且爲也

谷風不我能憇反以我爲德傳情意也箋云橋驥也君子不能以恩騎乘我反愴惡我釋文能幅許六反毛與也鄭駕也王肅委也沈文熙也上義署聖云毛以爲婦人云君子豈不能以義

死贈生職

下石也。蓋山以石爲君故。山皆主石言之。說文山部。廻石戴
上。下也。自山曰暨。詩曰。陟彼砠矣。釋名山。石戴土也。砠。廻然也。
土也。戴从石。𠀤。象形。名之也。𠀤。與土博。引之案。此𠂔確。則
當以旣文釋。名正而義之。或站江叔。注。云。在蜀者。誤是也。
紀當以流。文釋名。王毛澤。之說。江叔。注。云。在蜀者。誤是也。
戴東原。序。一書名。爲毛澤。詩。考正。反。蘇魯雅。嵩山。其下多石。
爲之基。故石戴土。謂之崔嵬。正。从石。以石上也。故戴土。
爲。頭此。說不。可。矣。舊。俗。小。惡。新。之。石。雜。矣。辛。毛。信。
崩。之。末。已。此。爲。曷。石。之。詎。以。小。禦。
而。因。風。之。往。則。毛。是。而。面。非。雅。

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爲師子又釋傳第三備檢諸本皆云僧義之以至於驕故
孫載引傳云愬與非也爾雅不訓爲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
筆訓爲駕案釋文序錄云晉豫州刺史孫載爲詩評許毛禪王毛
肅三家同與今孫引傳云愬與是毛公不訓矣陸德明謂毛
與也王肅義也最是有區別者蓋毛所引傳正合說文心部云愬爲愬
也引詩能不載愬集毛所引詩也嘗論之毛傳爲興說又爲秀義
起鄭箋爲駕其義相通而互足駕樂正興起之說南田雜秀體
驕亦興起於毛非故毛也王肅好與難難因改訓爲義

屹今屹今

以異鄭而又恐學者致疑復偶作毛傳以證之使不知者見此

興馬曰賄衣服曰襪玩好曰贈賄賄所以

陟岵陟彼岵兮傳山無草木曰岵陟彼屺兮傳山有草木曰屺釋文陟岵此傳及解屺與岵雅不同王肅依爾雅正義曰傳言也

必以爲王得毛旨奚失傳義矣故今注疏本傳作養孔氏正義據蕭說爲毛義且云偏檢諸本皆云偏養是可知崔靈恩集注

死也此亦知生者贈之證既夕禮公翫注者也疏曰兩小傳皆云車馬曰贈施於生

本不然。蜀道山多草木，無草木，岐晉皆見詩釋文岐、三蒼字林聲類並引舊記說文，岐山有草木也。岐山無草木也。唐案此亦當從毛詩傳爾雅誤也。岐、峩不同是古今文之異爾雅傳於漢世爲今文之學與毛氏古文不同蓋其義之經必有作

本伯行本官定本皆作養字本以作正義故氏民反斥謫爲非庸之流毒經傳既酷乎幸有孫陸爾雅所引藉以考正學者亦可知擇所從矣

人送葬者也是以下注云贈於死生喪葬
兩施疏日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
所知此贈莫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本義

萬物之所說

杭人丁希曾傳老年篤學嘗謂庸曰易說卦爻正秋也萬物之所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殺苦矣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敗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或以改字爲嫌案就說詞免聲古脫字多作說即易晚上九後說之弧可見兌悅本初自不可易而丁說爲漢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義也

六典正史記

李林甫唐六典杜佑通典皆載七十子從祀者今取二者相較

六典全本史記弟子傳七十有七人所見本一無集有秦而無秦

宋本張有申黨而無申叔有原亢籍而無陳亢通釋則依文看

闕有透透林放申叔良家語有陳亢琴牢又據西子增琴張共

人十有三人然甚精皆非弟子申叔即申黨陳几卽原亢琴牢

琴張即申冉皆增所不當也史記顏季六典作顏宋本家

琴張即申冉皆增所不當也史記顏季六典作顏宋本家

段干木

廣韻二十九換段姓出武威本自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

干木之後史記者子韓非列傳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軍封

於段干集解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姓名也而魏世家有

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名也國策段干始疑

此二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

風俗通氏姓注云段名干木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

何以段干木邪唐考之風俗通十反云干木烏俱以藩魏包晉

重寶而存郢亦以干木爲名左太沖魏都賦子乘爲之賦屬諸

侯爲之止者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淵林法呂氏春秋曰段

干木者魏文侯破之過其處而歎其儻曰干木布衣耳而君

賦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履投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十里之外不肯以易穿人也寡人光子勞于木嘗於

義渠與今本異此先秦古書并漢魏以後文人割裂之不可

據而首尾舉其姓又獨稱其名與唐氏合譜道元注水經河水

四云有段干木採于木晉之賢人也亦以爲姓段干木顏氏

家詩音辭屬梁世有一侯對元帝飲詠自曉曉鏡既成觸段

元帝苔之云曉與涼風段非干木以段姓准于木爲最著也則

文武篇于木在段身不下堂安奉政注云曉之隱士號段干

右日本傳文人音於射子本當高祖坐曉之風文房稱曉而不知其名不敢作春曉曉有子本麗云不曉故改

矣段干木出老子後與干木諱系無段氏出子本後其段子段干木後俱老者後與干木諱系無

涉且鄭共叔段之後爲段氏是干木之前先有段氏魏亦何妨

並有段氏段干氏齊仲叔段身處漢世所據皆先秦古書如無

的見不得定言段名干木裴氏知有段干一姓與干木名通

合便欲追議干木不姓段亦過矣

公叔段

檀弓下公叔段入注春秋傳曰公叔慤人左氏襄公十二年高廟王伯仲

引之周秦名字解云魯公子慤人字爲慤亦爲也禮記作公

叔段人假字余亡友處士錢廣伯董云說文爲母儀也禹母

侯屬段是其本字慤人假借字耳

顏高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高字子驥周泰名字解註以高爲克字

之誤故漢書家語作顏刻論語孔丘好惡欲歸而曰克好勝人也

叔段人假字余亡友處士錢廣伯董云說文爲母儀也禹母

侯屬段是其本字慤人假借字耳

靖言庸通

漢書王尊傳靖言庸達家業滔天師古曰達僻也實用達僻宋

景文校本云達本作庸章注云達也又靖言庸達疑之刑

也宋祁云達當依前注改作達秦說又見相背也从舛口聲狀

皮之章可以東莊段相章背故信以皮蓋然則竟爲達背本

字故今文尚書達作靖漢書原文也是靖言庸達當從本爲

正據宋景文所見本下靖言庸達放疑之刑也尚作庸言故宋

云靖言依前注改作達後人依注改正文復核正文改法致采

語反與前相背

學學半

禮記學記父命曰學學半得文學學上胡草反下如字尚書說

命下惟數學半傳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聲經音辨

二學教也皆效昔惟學半據此知尚書學學字本之禮記必

不改上學爲教說命音義必大書學學二字注云上口孝反下

如字與禮記音義同北宋時賈氏所見釋文尙如此故引書作

學學其學教也三字卽本或命孔傳今釋文作戰蓋開寶中所

改變庚上聲嚴教于民傳教也亦愚本作學字正義引文王

世子云云小學正敬于大音貴之孺師教弋畜師奏責之今禮記

作學于學文釋文聲度教戶教反下如字鄭氏注此二字葉

先師學主處召曰云下文無教字下如字當改爲又如字案陸

先官戶教則謂爲敬復云又如字則依字讀爲學也此蓋馬

鄭等說非孔義

內閣學士阮元補毛詩節錄下問庸因直呼鄙見質

之間學自成焉

蒙伐有苑補箋曰伐讀爲跋釋文伐或作厥厥卽賦之譌

案王篇局部嚴盾也詩曰蒙伐有宛本亦作伐又嚴同上豆證賦

爲賦之譌也爰云畫雞羽之文曰伐不云羽飾

之間傳題

篇鄙夷亦非詩辨見王林先生經義輯記

皇父卿士

皇父卿士補箋從毛以爲幽王時詩又自謂卽常武之皇父卿

士司徒下六人僕良臣王不用退居於向詩人賓之案孔仲

達云或皇氏父子傳世稱之正義當武與此必是兩人如厲

王時有家伯幽王時有家父春秋時亦有家父宣王時有仍叔

春秋時亦有仍叔家仍叔氏伯叔父並字皇父旣是妻憲王奔

冀後當即屏歸共和疏更確其族類之賢者後宣王復淮徐

命之爲將也因作卿而之向遠將其屬臣盡去工畢當仍叔

朝非爲退老計幽王許尹氏爲太師故箋不從毛傳正義曰王

官列職皇父欲於形勢盡將往向此可見其專權擅恣老成亦

畏懼之心不顧而強引去也厲王有利臣榮夷公幽王有讒臣

臣誠石父暴公俱非妻黨故不在七人之列微我避屋田卒汗

肅所私改
伐木持杖

指爲有所制議諱追捐之父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禮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

見耳聞而皇父之罪狀定矣又況審斂臣屬官民追悔者成公王邑以賞其私都鄭有明文質臣若是乎舉一皇父之罪而

六人之罪統此矣若以微避屋田汗萊爲事王之禮則自古絕

無經傳不見且何可以爲訓_{若廣云田以祭祖向既是皇父之采邑豈有王之三公共往居之至兩無正正大夫避居云云}

則等以爲屬王流氣後事不可易也古今人表以皇父等七人

同幽王褒姒列於下下與毛傳同鄭注序云當爲刺屬王作話

副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此序本作刺屬王篇在六月上爲

毛公移改之明文使毛無此事鄭不得誣加之鉤向封事曰幽

厲之際朝廷不和引詩角弓小旻十月之交正月四爲爲証而

下云此後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則刺子政亦以角弓

正月爲刺幽王十月之父不見爲刺屬王故上皆幽厲并舉

五行志下下劉歆曰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刺士司徒下王刺馬

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注引詩鑿妻燔方處云鑿或作閭或作閭妻姓

也谷永傳曰昔張叔用國宗周以喪閭妻燔局日以不威師古

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閭妻燔局處言厲王無道內竊噦

甚此必本舊注故得見詩又曰貴者不得燔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彼裏

閭之亂又曰後宮親屬競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還皇父之類損

妻黨之權又外戚傳哀喪閭之爲禍然則鄭以此詩爲刺厲王

本魯詩之經劉向父子皆非然據錄像之文特釋據出於漢世

與魯詩說同且漢書注云閭嬪妾姓中侯曰刺以配妃是厲王

嬖妻乃閭氏女與幽王後妃姓不同當從魯詩作閭爲正毛

詩作體中僕作刺並聲近假借字王肅皇甫謐六經之義載也

其言多不足據前以此四篇爲刺幽王名雖從毛實欲鄭耳

書名補箋似不需舍鄭而從王肅也

曰子不臧

曰子不臧案微我者若不時也然此經無豈字則文實不

贊明於王既黨於王故不言王改而反以爲鄭改釋文別之云王作臧是陸氏不從王也正義述毛說亦作戕蓋俱以作臧爲

伐木持杖

指爲有所制議諱追捐之父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禮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

語成左氏春秋穀樞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

敗卒四十章爲韓氏微道孝成王時其上相處卿上春春秋下

觀近世亦著人爲處氏春秋曰不詳者秦莊惠王相本上觀

尚古拾拾春秋集一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一紀爲呂氏春

鹿晉人角之諾戎持之與晉歸之杜云荷其足蹠僵也是頌其

上謂之角當其下謂之荷皆先約東而後蹠之對又則上下殊

制敵棄則荷持通言故七月傳云角而東之曰荷不分上下此

傳云持其鏡是上亦可言持也與七月傳本無異經先言伐木

析新後言持夫荷矣玩兩矢字神情知傳說頌精細伐木之

欲其路猶捕鹿之欲其路也角持而後蹠之是不妄蹈也伐木

曰荷析新曰荷義不容假借者若祿言喻讖如木遭伐析

則兩事并爲一矣在注闡爾雅云斯析之離也詩韻門斧以斯

之是析薪者必隨木之理七月正義引襄十四年傳知經本作

荷彼女柔毛傳角而東之曰荷正用左氏今本作荷字之誤也

秩秩大猷傳秩秩進知也補善議其疏_{書平秋載作}案程有

進義又說文凡云讀若者挺其音非釋其義然同者義亦相

近如此經秩秩與大猷連文秩秩自當有大義故說文數字訓

大而音與秩同是秩有大義之證也引之蓋春秋訓進必有意

說文趙訓走而音與秩同是秩有走義之證也至失聲近義

同故程秩字皆有走進之義卽次第亦進也毛傳云進者謂

智者進其謀而聖人定之之釋詁說也莫定也又毛傳本文當

云秩秩大猷進知也後人以經傳遂刪改全句祇以秩秩兩

字舉之因覺迂疏難通

春秋經傳源流者

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

哉至於序向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

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淡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

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事子鉶商復獻以

為不祥仲尼視之曰穀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鵠不出魯已矣

夫十三字何本顏淵死孔子曰天喪子_{何本公羊有子路及西}

狩見謚曰吾道窮矣子曰弗平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費叔觀周故殷叔寶之繁露二代

謂夏桀周故宋文公正子萬生之子羊舌肸之繁露亦二代

其義連作叔叔問也是設未也張子晉以數子下屬陽為中夫

矣連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揮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

貶之曰子踐士之食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譖之曰天王狩于河

陽推此類以經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

行則天下亂臣貳子禮焉孔子在位聽訟公辭有可與人共者

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某善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

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

而指博後世學者多疑其解徐廣曰錄一件事自孔子卒後七十子

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鄉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

見故子路居衛_{蓋此孔子卒葬時事}弟子張居陳隋墨子羽居

楚子夏居西河_{蓋此子夏卒葬時事}弟子張居陳隋墨子羽居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劉蕡文好學後陵遲

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絕馬懸實多

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

後言春秋於夷魯自胡母生於越自董仲舒而公穎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治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穎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母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故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宏亦頗受焉。張良江生爲設篆春秋自公穎宏得用舊典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何舒弟子達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作徐平陽平陰一作陰案宋溫曰后序樞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特節使淮南荀爽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用爲子弟通者主於命大夫爲郎謁者罕固者以百數而蕭何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平津侯王充列傳亦相公穎宏者昌黎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雖就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太史公自序上大夫竟道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衰隕微孔子爲魯司寇定諸侯之大失望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明是非定猶豫善惡恐懼賢實則不尚仁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檢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行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還憂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心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獄獄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失之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失